

歷代名家尺牘

周秦兩漢尺牘

(漢蜀附)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7357B



歷代名家尺牘例言

書啓牘簡名目不一綜覈義實各有隸屬茲從周氏尺牘新鈔吳氏昭代尺牘例以定厥名較爲普通

本編之選注重文學專集總集刊本抄本博覽約取甄錄綦嚴

自周迄清年歷綿遠由質趨文由簡趨繁風會使然各有佳妙不得歧視

每編簡首附以小傳論世知人不無裨益

言理言情言事論古論政論文短長兼錄駢散並收一編之中無體不備

評論陋習未敢因依祇加圈點利便誦讀見仁見知會心不遠是在善學

刊本相沿魯魚亥豕不無訛奪一字之類一句之疵灼知其誤或勇改之或逕刪之要以無碍上下語氣爲斷

卷頁多少各編不同或合數代爲一編或分一代爲上下卷短祚之朝采錄不多

歷代名家尺牘 例言

以次附後要於應有盡有

歷代名
家尺牘

周秦兩漢尺牘序

書信之爲用尙矣哉其名曰書者始自左氏如歸生與趙盾書叔向詒子產書等是其名曰牘曰尺牘者見於漢書文帝之遺匈奴牘陳遵傳之與人尺牘是其他箋啟札帖簡狀等名行上行下各有殊用皆後世所引申而增造也用諸敵等循名課實似以尺牘爲宜本編所輯敵等爲多自周秦以迄清代共分七編此爲首編春秋戰國名卿游士雅善文詞秦世不永又羞文學流傳殊尠兩漢繼起樸茂淵懿繼往開來實爲祖派後此六朝隋唐之豔麗宋明清之繁富靡不道源於此卓然樹文之一體而時代雖古光景常新焉質之當世當不河漢斯言

民國十六年五月吳興王文濡識

上

海

館

書

藏

周秦兩漢尺牘

序

二

周秦兩漢尺牘目錄

與趙盾書 周鄭公子歸生 絶秦書 周晉呂相 寓書告士匄 周鄭公孫僑 詣
子產書 周晉羊舌肸 自齊遺文種書 爲書辭句踐 以上周越范蠡 矢書答
吳王 周越文種 授趙簡子使者書 周晉程本 遺樂毅書 周燕惠王 報燕惠
王書 周燕樂毅 謝樂閒書 周燕王喜 遺蘇秦張儀書 周鬼谷子 答鬼谷先
生書 周張儀 遺秦相穰侯魏冉書 周齊田文 爲齊陰遺穰侯書 自齊獻書
燕王 以上周蘇代 爲書謝春申君周荀卿 遺燕將書 周魯仲連 與傅翹武
書 周燕太子丹 報燕太子書 周燕鞠武 遺章邯書 秦陳餘 敕責楊僕書 漢
武帝 與楊王孫書 漢繪宅 報祁侯繪它書 漢楊王孫 與蘇武書 漢李陵
報李陵書 漢蘇武 報司馬子長書 漢摯峻 與公孫弘借車書 漢東方朔 奏
記王暢 漢張倣 報孫會宗書 漢楊惲 與蓋寬饒書 漢王生 奏記蕭望之 漢

周秦兩漢尺牘 目錄

二

- 鄭朋 賜趙婕妤書 漢成帝 謝王鳳書 戒段會宗書 以上漢谷永 奏記王鳳理馮野王 漢杜欽 答劉歆書 漢揚雄 移讓太常博士書 漢劉歆 誠兄子嚴敦書 與隗囂將楊廣書 以上東漢馬援 與隗囂書 東漢竇融 辭謝隗囂書 東漢方望 奏記王邑 東漢范升 遺田邑書 與陰就書 以上東漢馮衍與彭寵書 東漢朱浮 勸鮑永書 報馮衍書 以上東漢田邑 喻牛邯書 東漢朱王遜 答任尙書 東漢班超 與黃瓊書 東漢李固 與劉伯宗絕交書 東漢朱穆 奏記謝段熲 與延篤書 以上東漢張奐 贈劉祐書 東漢延篤 與郭叔都書 東漢荀爽 報皇甫規書 東漢趙壹 追謝趙壹書 東漢皇甫規 與王匡書 東漢胡母班 答友勸仕進書 東漢郭泰 與何進書 薦邊讓 東漢蔡邕 爲曹公與孔融書 東漢路粹 報陳琳書 東漢郭泰 與曹公書 論盛孝章 喻邴原書 與韋休公夫人卞氏書 東漢楊彪妻袁氏 與曹公書 論盛孝章 喻邴原書 與韋休甫書 以上東漢孔融 與申屠蟠書 勸詣何進 東漢黃忠 答先主書 東漢劉巴

諫曹植書 東漢劉楨 答臨淄侯牋 東漢楊修 奏記益州牧劉焉薦任安

與王商書 答王商書 報李權 以上蜀秦宓 與劉璋牋 蜀法正 與諸葛亮

書 蜀馬良 獄中與諸葛亮書 蜀彭羕 誠子書 與李豐教 以上蜀諸葛亮

與諸葛瞻書 蜀張嶷 答鍾會書 蜀蔣斌

周秦兩漢尺牘 目錄

周秦兩漢尺牘目錄終

周秦兩漢尺牘作者小傳

公子歸生字子家鄭之執政大夫

呂相周晉人魏錡子

公孫僑周鄭大夫字子產爲政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自簡公時當國歷定公獻公
聲公凡四十餘年時晉楚爭伯子產能事大以禮晉楚憚之不敢加兵

羊舌肸周晉人一名叔肸字叔向博議多聞能以禮讓爲國介聘於楚楚欲傲以
所不知而不能鄭人鑄刑書肸貽書子產以規之

范蠡周越人字少伯與文種同事越王勾踐越滅吳遂浮海適齊變姓名爲鴟夷
子皮後居陶自號陶朱公

文種周越人字會爲越大夫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使種行成於吳後
二十餘年越滅吳種謀爲多功成范蠡勸之去勿聽遂被殺

程本周晉人聚徒著書自號程子時趙簡子爲政欲致之不起去而之齊館於晏氏更稱子華子

燕惠王昭王子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亡走趙齊田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在位七年爲其相安成君所弑

樂毅周燕人昭王以爲亞卿後拜上將軍率趙楚韓魏燕五國兵伐齊下齊七十二城封昌國君昭王死惠王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恐誅乃降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燕王喜惠王曾孫在位三十三年爲秦所虜燕遂亡

鬼谷子戰國時人姓王名詡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自號焉在世數百歲後不知所之

張儀戰國魏人以遊說顯名相秦惠王以連衡之策說六國使背從約而事秦惠

王卒六國復合從儀出相魏卒

田文齊之公族封於薛孟嘗君其稱號也相齊招致天下賢士食客常數千人後卒於薛

蘇代秦弟亦習縱橫家言名顯諸侯

荀卿戰國趙人名況時人相尊稱孫卿其學以孔子爲標準倡性惡之說謂人性皆惡不以禮義矯正之則不能爲善其旨與孟子異著書數萬言曰荀子

魯仲連戰國齊人喜爲人排難解紛游於趙秦圍趙急魏使新垣衍請帝秦仲連義不許秦軍爲却後田單言於齊王欲爵之連逃去

燕太子丹燕王喜子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乃使荆軻獻督亢地圖及樊於期頭於秦因刺秦王事敗軻被殺秦使王翦擊燕王喜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又三年秦拔遼東遂滅燕

鞠武戰國燕人爲燕太子丹太傅欲拒秦而無策乃介太子見田光光因薦荆軻

陳餘秦大梁人與張耳爲刎頸交共事趙王武臣後耳降漢與韓信破趙井陘斬
餘於泜水上

漢武帝名徹景帝中子平南越東越朝鮮下滇及西南夷斥匈奴通西域諸國稱
爲雄主在位五十四年

繪它祁侯賀孫景帝六年嗣封元光二年罷免

楊王孫漢城固人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
吾眞其子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書勸之王孫報書極言厚葬之無益
祁侯曰善遂贏葬

李陵漢成紀人字少卿武帝時拜騎都尉將步騎五千與匈奴戰力竭而降

蘇武漢杜陵人字子卿武帝時使匈奴被留凡十九年得還昭帝拜爲典屬國宣
帝立賜爵關內侯

擊峻漢長安人字伯陵與司馬遷交好遷旣貴顯貽書勸峻仕峻報書卻之後卒

不仕

東方朔漢平原厭次人字曼倩武帝時官至大中大夫給事中時有正諫法言而出以詼諧著有靈棋經神異經海內十洲記等書

張敞漢河東平陽人初爲甘泉倉長遷京兆尹以坐楊惲事免後起爲刺史守太原郡徵爲左馮翊卒

楊惲漢華陰人字子幼宣帝時爲中郎將後免爲庶人惲旣失爵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友人孫會宗以書戒之惲報書辭語怨懟宣帝見而惡之當惲大逆無道坐腰斬

王生漢宣帝時爲太子庶子按同時有王生者初爲龔遂渤海議曹及遂遷水都尉以生爲水衡丞未知是一是二

鄭朋會稽人初元中待詔金馬門拜黃門郎

漢成帝名驁帝在位外戚王氏專政劉向上封事極諫帝不能用在位二十六年

暴崩

谷永漢長安人字子雲元帝時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官至大司農

杜欽漢杜陵人字子夏少好經術以材能稱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奏請欽爲武庫令後以病免徵詣大將軍幕府國家政謀常與計議史稱當世善政多出於欽

揚雄漢成都人字子雲博極羣書口吃而好沈思成帝時爲郎給事黃門著有法言十卷太玄經方言及揚子雲集

劉歆向子字子駿與向同領校秘書官至京兆尹封紅休侯後改名秀字穎叔王莽篡位歆爲國師

馬援東漢茂陵人字文淵初依隗囂後歸光武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征交趾平之封新息侯嘗語人曰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又言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後果卒於軍

竇融東漢平陵人字周公累世仕宦河西更始時據河西稱五郡大將軍光武卽位乃歸漢以爲冀州牧尋爲大司空封安豐侯

方望東漢平陵人隗囂起兵以爲軍師後囂將歸更始望以書辭謝而去

范升東漢代人字辯卿光武徵拜議郎遷博士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馮衍字敬通少有奇才年二十博通羣書初從更始後歸光武

朱浮東漢沛人字叔元從光武爲偏將軍拜幽州牧尋爲大司空封新息侯永平中爲人所告賜死

田邑東漢馮翊人字子春與隗囂舉兵爲大將軍後歸光武拜大中大夫封向義後拜上黨太守

王遵東漢霸陵人字子春與隗囂舉兵爲大將軍後歸光武拜大中大夫封向義

班超東漢安陵人字仲升家貧傭書養母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明章時出征西域服西域五十餘國封定遠侯

李固東漢南鄭人字子堅冲帝時爲太尉及冲帝崩質帝被弑固與杜喬欲立清河王蒜而梁冀竟立桓帝誣固下獄遂遇害

朱穆東漢南陽宛人字公叔舉孝廉授侍御史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後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穆祿仕數十年家無餘財及卒蔡邕與門人謚爲文忠先生

張奐東漢酒泉人字然明舉賢良對策第一累遷安定屬國都尉後拜爲護匈奴中郎將匈奴聞之相率來降被讒放歸田里卒

延篤東漢舞人字叔堅舉孝廉桓帝時徵拜議郎累官京兆尹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永康初卒

荀爽東漢潁陰人字慈明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董卓弄權徵爽爽欲遁去更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位至三公與王允等謀誅卓會病卒

趙壹東漢西縣人字元叔恃才倨傲不爲鄉里所容乃作窮鳥賦以自遣後以袁逢羊陟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十辟公府並不就卒於家

胡母班東漢泰山人字季友名在八厨官執金吾山東兵起董卓遣使說解袁紹等諸軍遂被害

郭泰東漢界休人字林宗博通墳典居家教授弟子至數千人嘗舉有道不就善品題海內人士然不爲危言覈論故黨錮禍起而得獨免及卒蔡邕題其墓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蔡邕東漢陳留人字伯喈靈帝時拜郎中與楊賜等奏定六經文字立碑太學門外尋以事免官後董卓辟爲祭酒拜左中郎將卓誅邕以黨卓下獄死

路粹東漢陳留人字文蔚少學於孔融建安初拜尙書郎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又轉爲秘書令坐違禁誅

臧洪東漢廣陵人字子源年十五舉孝廉補卽丘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後袁紹表爲東郡太守曹操圍張超洪從紹請兵不許遂與絕紹興兵攻洪被執死之楊彪東漢華陰人字文先獻帝時拜太尉時董卓專權欲遷都以避諸侯兵彪力爭卓遂奏免彪官卓死起爲太尉爲曹操所忌欲殺之以孔融言得免魏文帝立欲拜爲太尉固辭乃授光武大夫賜几杖衣袍卒於家

楊彪妻袁氏汝陽人司徒袁安曾孫女

孔融東漢魯國人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獻帝時爲北海相立學校表儒術尋拜太中大夫值漢室之亂志在靖難然才疏意廣迄無成功以見忌曹操被誅

黃忠東漢陳留人

劉巴東漢烝陽人字子初少知名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先主爲漢中王巴爲

尙書諸葛亮嘗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其推重如此章武二年卒

劉楨東漢寧陽人字公幹有文才與王粲孔融陳琳阮瑀應瑒徐幹相友善時號

建安七子

楊修彪子字德祖好學有俊才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爲曹操主簿以見忌於操被殺

秦宓蜀漢綿竹人字子勣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先主既稱尊號將征東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兵敗然後貸出諸葛亮領益州牧選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遷大司農卒

法正蜀漢郿人字孝直初依劉璋署軍議校尉與益州別駕張松謀說璋迎先主先主既得成都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先主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尙書令護軍將軍卒謚翼

馬良蜀漢宜城人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

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旨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

彭羕蜀漢廣漢人字永年先主入蜀因龐統薦爲治中從事諸葛亮雖外接待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左遷江陽太守以出怨言被誅
諸葛亮蜀漢陽都人字孔明少時躬耕隴畝自比管仲樂毅先主詣亮三往乃見
先主卽帝位策爲丞相先主崩輔後主禪封武鄉侯領益州牧後出師伐魏以
疾卒於軍諡忠武

張嶷蜀漢充國人字伯岐先主定蜀嶷爲都尉後拜蕩寇將軍與魏將戰死

蔣斌蜀漢湘鄉人琬子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欲
祠琬墓許之後主旣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爲亂兵
所殺

周秦兩漢尺牘

與趙盾書

周公子歸生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俟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藏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餼。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

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彊令。
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絕秦書

周晉呂相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祐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殲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殲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

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凍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曠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

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寓書告士匄

周鄭公孫僑

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詒子產書

周晉

羊舌肸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

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
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聰。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
之。以。敬。蒞。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
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
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
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
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
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白齊遺文種書

周越范蠡

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已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

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

爲書辭句踐

周越范蠡

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圖。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

矢書答吳王

周越文種

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王句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句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

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容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反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爲大患，大過六也。越王謹上刻毒，天敢不如命。

授趙簡子使者書

周晉 程本

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修，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屬於所甘，士屬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邱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谿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惟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唯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畄，其敢忘主君之賜？唯執事者財幸焉。

遺樂毅書

周燕惠王

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郤。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報燕惠王書

周燕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

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

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
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
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
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
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謝樂閒書

周燕王喜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

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之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輶也。輕絕厚

利者怨也。輶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維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懶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寡過。君之所揣也。惟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遺蘇秦張儀書

周鬼谷子

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上葉陵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

答鬼谷先生書

周張儀

先生秉德含弘。飢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

以貪昧。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閭。誠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方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掇泯滅。悲夫。痛哉。

遺秦相穰侯魏冉書

周齊田文

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敝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

爲齊陰遺穰侯書

周蘇代

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

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

自齊獻書燕王

周蘇代

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買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

汝也。猶剗刈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驥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饌古釋。臣割任所善。則臣請歸。饌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爲書謝春申君

周荀卿

鬻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

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餗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癟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餗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癟矣。由此觀之。癟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與絲不知異兮。闔姝子奢莫知媒兮。媒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遺燕將書

周魯仲連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

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壞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棄世東遊於齊。乎製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

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怨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與傅翹武書

周燕太子丹

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國。長于不毛之地。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傳垂覽之。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于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

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性。行遇丹無禮。爲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四海之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于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則丹生無面目于天下。死懷恨于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爲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謹遺書願熟思之。

報燕太子書

周燕鞠武

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涓涓之恥。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爲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媿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爲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有倡兵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

勢可見。令臣計從太子之恥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

遺章邯書

秦陳餘

白起爲秦將。南征鄖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

敕責楊僕書

漢武帝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陦。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

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與楊王孫書

漢 繒 宅

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

報祁侯繪宅書

漢 楊王孫

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

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戶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東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窟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殯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蓄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

與蘇武書

漢李陵

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

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辱。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邪。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爲禍先。忠者義本。今爲重患。是以范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邪。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爲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爲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

報李陵書

漢蘇武

曩以人乏。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爪。擢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歛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鑽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歿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日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於

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尙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末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岱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

報司馬子長書

漢 摧 峻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

與公孫弘借車書

漢 東方朔

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敍是以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尊寵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

大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奏記王暘

漢張敞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縛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報孫會宗書

漢楊惲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

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魚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

落而爲貧。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之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與蓋寬饒書

漢王生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

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謔。大雅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奏記蕭望之

漢 鄭 朋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平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娛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砥厲鋒鍔。奉萬分之一。

賜趙婕妤書

漢 成 帝

問飛燕趙婕妤夫人有誠必應以實憤懣充中必形於色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天猶此言之眞僞之效難以欺矣夫君子貴素文足通殷勤而已亦何必華辭哉自以親婕妤異於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以深相過望前數以顏色不平應對舒遲爲譴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見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妹弟尊幸哉今遇蒙譴獨謂老親兩弟何

謝王鳳書

漢谷永

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卑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恩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慈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兄異齊客墮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

戒段會宗書

漢谷永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

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母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奏記王鳳理馮野王

漢杜欽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

答劉歆書

漢揚雄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愛視。覩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令舉者懷報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宛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慚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闔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玉佴頌階闡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絲。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尙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

於石室。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熹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由鼠舐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牴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哉。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構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宋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之會。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著訓於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卽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

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長監于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移讓太常博士書

漢劉歆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量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

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徧。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迺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

二。三。君。子。不。取。也。

誠兄子嚴敦書

東漢 馬 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矜結禱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鷺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與隗囂將楊廣書

東漢 馬 援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

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

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委腰。昨舌。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昧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與隗囂書

東漢竇融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辰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遺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議。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

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民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尙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痼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辭謝隗囂書

東漢 方 望

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以定。大勳方緝。今俊乂並會。羽翮比肩。望無耆壽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

則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眞願將軍勉之。

奏記王邑

東漢范升

升聞予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服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蓋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更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

遺田邑書

東漢馮衍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
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蠭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
選割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奈何舉之以資
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讐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
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郵。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
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
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
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
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割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
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

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禦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

與陰就書

東漢 馬 衍

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慇懃。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俟哀憐。留深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與彭寵書

東漢 朱 浮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廊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

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勸鮑永書

東漢田邑

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涇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隴。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顚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

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爲羅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爲曠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擊。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

報馮衍書

東漢 田邑

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轂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閒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閒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

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而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太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

喻牛邯書

東漢 王 遵

遵與隗王。歛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於時周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扼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杖劍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竝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

答任尚書

東漢 班 超

任君數當大任。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補屯部。蠻夷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將軍宜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與黃瓊書

東漢 李 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與劉伯宗絕交書

東漢 朱 穆

昔我爲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縗絰來入豐寺。及我爲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反因計更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爲榮寵乎。咄劉伯宗于仁義道。何其薄哉。

奏記謝段熲

東漢 張 兌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漠。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

無所復言。

與延篤書

東漢張奐

唯別三年。無一日之忘。京師禁急。不敢相聞。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年老氣衰。智盡謀索。每有所處。違宜失便。北爲兒車所轡。中爲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復鎮之。以大石瓦乎。此時也。且太陰之地。冰厚三尺。木皮五寸。風寒慘冽。剝脫傷骨。但此自非老憊者所堪。而復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衆艱罄集。不可一二而言也。聾盲日甚。氣力寢衰。神邪當復相見者。從此辭矣。

賄劉祐書

東漢延篤

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子懷蘧氏之可。卷體寧子之如。愚微妙玄通。沖而不盈。喪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爲事。何其劭與。

與郭叔都書

東漢荀爽

陳季方才德秀出。超世逸羣。金相玉質。文章虎變。終軍賈誼。誠無以加。宜遂貢之。

宰相盛其龍光。鹽車之驥。自非伯樂。無以顯名。採光剖璞。以獨見寶。實爲足下利之。

報皇甫規書

東漢 趙 壹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日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手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疚動。膝炙懷潰。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覲。永以自慰。

追謝趙壹書

東漢 皇甫規

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

悚。今日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敢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懶。加於所天。事在慟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遺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

與王匡書

東漢 胡母班

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案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闈之内。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獨囚僕。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讐。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戶骸也。

答友勸仕進書

東漢 郭泰

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與何進書薦邊讓

東漢 蔡邕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膺秉國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廟勝。先擒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兌豫以清。冀荆用次。雲消席捲。克厭衆心。王室已寧。萬國兆民。莫不賴祉。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竝爲元龜。成功立事。莫不畢舉。雖振鷺之集。西雔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令史陳留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智。纂成伐柯。不遠之則齟齧。夙孤不墜家訓。及就學廬。便就大典。閒不遊戲。初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授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能受其意。詩書易禮。先通大義。業以次舉。衆傳篇章。無術不綜。心通性達。割纖入冥。口辯辭長。而節之以禮。安詳審固。守持內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

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大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渾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卓逸不羣。階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爲限。長幼爲拘。若復輩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瓊瑋之高價。昭大知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誠竊憎悒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鬱戡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當親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於王府。躋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爲嫌。則顏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苟能其事。古今一也。密疎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昌。邕寢疾羸匱。拜寄不敢須通。

爲曹公與孔融書

東漢路粹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

家爲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量錯念國。遭禍於袁。蓋屈平
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憂愛。
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
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鈎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
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慚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
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
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旣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
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搆。孤爲人臣。進不能。
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

報陳琳書

東漢臧洪

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
雅況。述敍禍福。公私切至。以予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

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福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揚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遣屢。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噏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瓊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彊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

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卒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大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答曹公書

東漢楊彪

彪白。雅顧隆篤。每蒙接納。私自光慰。小兒頑齒。謬見采錄。不能期效。以報所愛。方

今軍征未暇。其備位匡政。當與戮力一心。而寬玩自稽。將違法制。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恆慮小兒必致傾敗。足下恩恕延罪。迄今近聞。問之日心腸酷裂。凡人情誰能不爾。深惟其失。用以自釋。所惠馬及雜物。自非親舊。孰能至斯。省覽衆賜。益以悲懼。

答曹公夫人卞氏書

東漢 楊彪妻袁氏

彪袁氏頓首頓首。路跋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違越。分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育孤幼。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資。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

與曹公書論盛孝章

東漢 孔 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

盡惟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渴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喻邴原書

東漢孔融

修性保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父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墮廢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

與韋休甫書

東漢孔融

使君足下懷遠垂勳西戎卽敍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鮮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穀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間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于以爲邑邑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復來懿性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遺書通心韋端字休甫案涼州太守韋康字元將康弟誕字仲將皆韋端子

與申屠蟠書勸詣何進

東漢黃忠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竝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爰中郎。曉暢懸懃。至於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慚然失望。而有愧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今潁川荀爽。輿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絕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閒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是以假飛書以喻左右。

答先主

東漢劉巴

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擢鸞鳳之豔。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諫曹植書

東漢 劉 植

家丞邢顥。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立靜澹泊。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植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植禮遇殊特。顥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

答臨淄侯牋

東漢 楊 修

修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邢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

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殆望如此矣。是以對鶴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籍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强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譽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璵璢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奏記益州牧劉焉薦任安

蜀秦宓

昔百里塞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眞。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

與王商書

蜀秦宓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命名必淪。其無虎豹。

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
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
翁遺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
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知禮造樂
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
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答王商書

蜀秦宓

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
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
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
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皋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
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

報李權

蜀秦宓

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豫有所抑。是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譖權乎哉。

與劉璋牋

蜀法正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竝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恨恨。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

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贊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遷。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竝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更。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

近則一日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竝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竝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畧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且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與諸葛亮書

蜀馬良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

不擊節

獄中與諸葛亮書

蜀彭羕

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讐。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况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說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

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未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

誠子書

蜀

諸葛亮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惛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與李豐教

蜀 諸葛亮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

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與諸葛瞻書

蜀 張 疑

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于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

答鍾會書

蜀 蔣 斌

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

周秦兩漢尺牘

七二

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7357B

周秦兩漢尺牘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發行

歷代名家尺牘 周秦兩漢尺牘 (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三角

此書有著作權印必究

分售處

中華書局

局

編輯者 吳興王文濡
發行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中華棋盤局
發行所 漢口書局
發行所 太原書局
發行所 開封書局
發行所 西安書局
發行所 成都書局
發行所 奉天書局

北京天津張家口保定石家莊濟南太原
長沙常德衡州漢口武昌沙市南昌
吉林煙台杭州青島福州廈門廣州油頭
東昌徐州蘭州潮州雲南
貴陽長春新加坡



148304